

# 「步步生蓮花」

## —談自己如何步入佛教史的研究

曹仕邦

筆者在本刊九十三卷十期的拙文中談及自己選擇佛教史作為研究的對象；以謀昭雪被師院開除之恥的時候，曾自詡「有點商業頭腦」<sup>1</sup>。讀者們也許認為一個有商業頭腦的人或會因看到佛教在現今的華人社會之中依然興旺，故打這方面的主意吧！其實，這裡面還有一些值得談談的轉折，因此草成本文。

說來有點不可思議。筆者所以步入佛教史的研究，其始是追尋一個跟佛教八風打不到一邊的疑問——古時中國迫害女性的「纏足」惡習從何而來？

事緣華人傳統稱纏足女子的小腳為「三寸金蓮」。又稱她們的腳部被布帛緊纏，不能發育，故壓縮後腳部縮小而腳端尖尖像一片蓮花的花瓣，是以她們走起路來，有「步步蓮花」的美妙姿態云云。

上述講法，筆者從小就聽得多了。年事稍長之後，又聽說其起源是南北朝時南齊的潘妃，她走起路來有「步步蓮花」的婀娜多姿。甚至說纏足便肇端於這位皇妃云云。

及至進入大學之後，偶然從唐代李延壽（約卒於六七六～六七九之間）所撰《南史》<sup>2</sup>卷五（南）齊東昏侯本紀中見到如下的記載，略云：

廢帝東昏侯（四九九～五〇一在位）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頁八一上）。

從上引史文，半點看不出潘妃有纏足的痕跡。而東昏侯<sup>3</sup>話中的「此」字有「這就是」的意思，全句譯作語體文，便成為「這就是步步生蓮花了」。從他的語氣看，似乎先有一個他所熟悉的「步步生蓮花」故事，因此這皇帝命他的寵妃照樣表演一次以資笑樂。然而，這故事的出典何在？

後來就讀新亞書院之時，在錢穆師（一八九五～一九九〇）的「中國文化史」課中，某天聽他老人家講述「禪宗」，錢師說佛經稱佛陀自出娘胎後，即時周行七步，每踏出一步，地面上立刻生出一朵金蓮花承住他

的腳。及至走畢七步，佛陀便一手指天，一手指地<sup>4</sup>，口稱「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一位禪師知此故事之後，馬上說：「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

上述故事，屬於禪宗反對佛教徒誇言神話以幫助弘法的行爲。而筆者得聞此說之後，不免想到：「咦！難道東昏侯『此步步生蓮華也』的話是指這裡？」

禪宗的理論；所參的話頭筆者不感興趣，感興趣的，是這位禪師所反對的佛陀降生故事出自哪一部釋門的聖典？

然而筆者不敢向錢師請益問難<sup>5</sup>，只好自行設法弄個明白。在當年，筆者對研究佛教的近代著作僅知有梁啓超先生（一八七三～一九二九）的《佛學研究十八篇》<sup>6</sup>，於是找這部書來讀，希望找到答案。

很可惜，讀畢任公先生的全書之後，未見片言述及「周行七步，足下生蓮」，不過，卻讓筆者讀到許多佛教的介紹，因而對這印度傳來的宗教有了最基本的認識。

隨後，筆者因到書店瀏覽而接觸到陳垣先生（一八八〇～一九七二）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買來閱讀之後，既知道中國佛教有些什麼值得一讀的史書<sup>6</sup>，又從開卷處的〈緣起（序文）〉中見到如下一番話，略云：

中國佛教史籍之範圍，略依《閱藏知津》，將此土撰述中之目錄、傳記、護教、纂集、音義等各種，順撰著時代，每書條舉其名目（下略）<sup>7</sup>。

循此知道有明釋智旭（一五九九～一六五五）所撰介紹各種中文佛經內容的《閱藏知津》一書。依旭公書的指引，知道有隋闍那崛多（Jagadda，約卒於六〇三～六〇四之間）所譯的《佛本行集經》（大正藏編號一九〇）六十卷，這部聖典的卷八〈樹下誕生品下〉略云：

菩薩<sup>8</sup>已生，無人扶持，即行四方，面各七步<sup>9</sup>，步步舉足，出大蓮華。行七步已，觀視四方，口中出言：世間之中，我為最勝（頁六八七中）。

同書同卷〈從園還城品第七〉略云：

（太子曰）我當作佛。即立於地，無人扶持，即行七步，足所履處，皆生蓮華（頁六八九上）。

至此，筆者纔知道「步步生蓮花」，其出典原來在於此！

然而闍那崛多是到了隋朝時方始來華的印度沙門，

他所翻譯的佛經又哪能讓一百多年前南齊朝的東昏侯接觸得到？筆者再從《大正大藏經》中尋檢，找到北涼曇無讖 (Dharmarakṣa, 三八五～四四三) 所譯《佛所行讚經》與劉宋釋寶雲 (三七六～四四九) 所譯《佛本行經》，都未提及佛陀周行七步時有蓮花承足。

此外，又找到西晉竺法護 (Dharmarakṣa, 約二二六～三〇八時人) 所譯《普曜經》和劉宋求那跋陀羅 (Guṇabhadra, 三九四～四一三) 所譯《過去現在因果經》，兩者雖然都有述佛陀降生的異跡，但它們都僅稱太子出生後「身墮蓮花」和「自行七步」，卻未見有「足所履處，皆生蓮華」的記載。這都不能刺激起東昏侯要潘妃表演「步步生蓮華」的念頭！

幸好，筆者更找到梁釋寶唱 (約四九五～五二九時人) 編集的《經律異相》 (大正藏編號二二二一)，其卷四〈現生王宮〉略云：

(佛陀) 從右脇生，身長丈六，即行七步，寶華承足。舉手，住而言：天上天下，唯我為尊 (頁十五中)。

按，《經律異相》是梁武帝 (五〇二～五四九在位) 於天監十五年 (五一六) 下勅命寶唱自各種佛經和律典中輯出佛教的「要事，皆使以類相從，令覽者易了」

(《經律異相·序》在頁一上)。雖然上引此書的〈現生王宮〉所述故事，寶唱並未註明出典，但筆者推想它定必是南齊以前所譯的如今已佚聖典，東昏侯始能在《佛本行集經》面世的百多年前已知佛陀「步步生蓮花」故事，而命潘妃踐足於貼金地面而成的蓮花之上以資笑樂！

既然弄明白了「步步生蓮花」是怎麼一回事，因此將所得史料，寫成了〈南史所載潘妃「步步生蓮花」故事與佛教的關係〉，並予刊布<sup>10</sup>。

至於本文開頭處述及錢穆師上課時所述的禪宗故事，見於《雲門匡真禪師廣錄》 (大正藏編號一八九九) 卷中，略云：

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 (雲門文偃禪師，八六四～九九九) 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卻，貴圖天下太平 (頁五六〇中)。

據上所引，雲門禪師根本未說過佛陀每踏出一步，即時有一朵金蓮花從地面生出來承住他的腳，大抵錢師講課時將雲門禪師所講的話跟自己所知的東昏侯故事混淆在一起，因而有前面的講法。不過，自此也可想見潘

妃足踐金蓮花故事如何的深入人心，因此有了將婦女的纏足比擬作「三寸金蓮」的表現！

其始，筆者爲了追尋「纏足」的由來而披閱佛教的聖典，但從此卻不自覺地一步又一步的踏進佛教史研究的領域<sup>11</sup>，至於原本追尋的目標，卻不免「得魚忘筌」地把它放棄了。有人說纏足可能始於五代十國時的南唐國，筆者已失追下去的興趣，起碼，我已找到纏足跟潘妃無關，破解了一個向來盛傳的疑團！

註：

1. 參本刊九十三卷十期頁九下～十上。
2. 藝文映印武英殿刊本，台北，約民四十八年至四十九年間出版。
3. 東昏侯名蕭寶卷，是南齊明帝（四九四～四九八在位）的次子。一位皇帝何以有此奇怪的稱號？卻原來中國古時各朝代中每一位皇帝駕崩之後，由繼位的皇帝與一群大臣依「宗法」給予「諡號」和「廟號」、「諡號」是根據去世的皇帝在位時的「功」或「過」予以頒授，是以我們知道的著名君主如漢朝的「文帝」、「景帝」、「武帝」，曹魏朝的「文帝」、「明帝」等，都是身後的諡號，他們住世時不知自己叫「武帝」，叫「明帝」的。「廟號」則是帝室宗廟中牌位

上的稱號，也是通過宗法而頒，如「唐太宗」、「宋仁宗」、「明神宗」等是廟號。中國歷朝修撰的正史，在五代以前，正史以諡號替一個朝代中每一皇帝立「本紀」；而五代以後，則改用廟號立「本紀」。「東昏侯」之得名，事緣蕭寶卷在位時胡作非為，弄得天怒人怨，他的遠房親族；南雍州（今湖北省襄陽一帶）刺史蕭衍（後來的梁武帝，五〇三～五四九在位）乘機奉明帝第八子；南康王蕭寶融（後來的南齊和帝，五〇一～五〇三在位）興兵討伐他。蕭寶卷兵敗被殺之後，蕭衍以和帝名義頒他這麼一個惡諡。諡號中的「昏」，指蕭寶卷是「昏君」。「東」者，南齊建都於建康（今南京），位在蕭衍興師的襄陽底東面。「侯」者，譏諷他不配稱「帝」，只配降格為「侯」！

4. 粵諺中的「指天篤地」，是說一個人東拉西扯亂說大話、謊話，其出典應在此處。因為禪宗六祖慧能（六三八～七一三）披剃出家廣東，是以禪宗在兩廣地區相當流行。
5. 筆者不敢問難的原因，是以前曾碰過釘子。事緣錢穆師在「中國社會經濟史」課中，曾言及唐朝時李勉仗義照顧一位大病將死的商胡，商胡臨終前以攜來華夏求售的一顆大珍珠贈給李氏。後來商胡兒子泛海來尋

- 父，李勉大方地將巨珠歸還給這尋父之人云云。筆者以前從一些研究中西交通史的書中讀過幾則有關李勉善待外國人的故事，但未見這「還珠」的一則，乃在課後動問，但錢師僅說：「見於《太平廣記》！」便不再答。《太平廣記》是北宋初年編纂的歷代傳奇小說總集，共有五百卷之多，這教筆者如何尋檢？及至日後得讀陳裕菁先生譯日本桑原鷲藏博士（一八七一—一九三一）所撰《蒲壽庚考》，從書中一條註文中讀到所引《太平廣記》中的「李勉還珠」故事，知道錢師講課時不過取材於此，希非親自從《廣記》中找來，無怪他老人家不肯講明出處了（要是換作筆者，我一定指示同學去親自讀桑原氏的書）。既有此碰釘經驗，故不敢動問。多年之後，筆者深慶自己沒有冒失地開口，因為後來知道錢穆師的佛教知識僅及於禪宗的程度，倘使不知趣逕行問難而錢師答不上來，豈非彼此尷尬？
6. 這部書所介紹的佛教史籍對初學者而言，並非全都要拜讀。參拙作〈論陳坦：《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刊於《中華佛學學報》第三期，台北，民七十九年。
7. 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的〈緣起〉頁二。中華書局出版，北京，一九七七年初版二刷。
8. 大乘佛教的經典習慣稱未成佛之前的悉達多（Siddhartha）太子為「菩薩」
9. 筆者曾見市面上出售的佛畫或佛教期刊封面上所刊圖畫，往往繪畫剛出生的佛陀站在一朵蓮花之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身後有六朵蓮花，大抵畫家們誤以為孺嬰時的佛陀僅行了七步。實則依正文所引的經文稱「即行四方，面各七步」，則他應該是朝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各走了七步，那麼畫面應有圍成方形一匝的四十九朵蓮花。
10. 刊於《大陸雜誌》四十一卷十二期，台北，一九七一年。
11. 筆者所以走進佛教史研究的領域，是自己摸索出來的（參註一引拙文頁九下），因為就讀新亞書院之時，無人可以求教。錢穆師對佛教所知有限，已在本文註五中言及。而唐君毅師（卒於一九七八）雖然以研究思想面世，但他老人家對佛教的了解跟錢師差不多，甚或不及（因為他把握文言文的能力不強，而佛經都使用深奧的文言文來翻譯，參拙作〈談漢譯佛經的譯文何以深奧難懂——兼言古時佛家對普羅大眾的弘法方式〉，刊於《護僧》五十七期，高雄，二〇〇九年）。若非筆者因追尋纏足來源而讀梁任公先生的書，我不會獲得對佛教的基本認識。要不是拜讀陳援菴先生的書，我不會知道中國佛教往昔的發展由那些史書

記載。更因陳氏書中的〈緣起〉，使我知道有一部專門介紹各種中文佛典的內容底《闡藏知津》。是以筆者從事佛教史的研究，可謂尾隨「步步生蓮花」的腳步而踏進這一領域。筆者在註一所引拙文中言及自己

打算以研究佛教史來昭雪被開除之恥，然而若非先有了上述的各種基本知識，即使有研究之心，也不知如何入手！

## 太虛大師法語——人生佛教之目的及其效果

就佛法發心預期說，即為目的；就修行成功說，即為效果。此其效果，可略分為四：

一、人生改善：一般佛經皆說到此義，即人民五戒之行，輪王十善之化。改善人間，即是目的；人生改善成功，即是效果。

二、後世增勝：依業果流轉而修行者，每希望後世增勝，即希望將來比現在之人作得好。過去有句話：「山中無納子，朝中無宰相」，此為基於後世增勝為目的之修道觀，信佛人多是如此。唯此並不限於人間，乃可由人增進而至於欲色無色等大。

三、生死解脫：此因看到後世增勝仍不免於三界輪迴，若不修到生死澈底之解脫，終必流轉；依於此種目的所獲得之效果，即為羅漢。

四、法界圓明：此為大乘特有者，二乘聖者雖了生死，然有所知障，不知一切法實相；縱略知法空，亦不

究竟，故於一切法不能圓滿通達而仍有障礙。此即二乘未得法界圓明之缺點，亦即菩薩成佛之特點也。法界，即一切法；圓明，即離了所知障所成之智。此智即一切種智，或無上菩提，或妙覺佛果。復次、法界者，即是法華所謂「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圓明者，亦即所謂「佛之知見」。如是大乘以通達法界為目的而圓滿明證後，即為大乘特有之效果。

這四種，大概言之，通常五乘中之人乘，即此中第一人生改善；天乘即通第二後世增勝；至於二乘，則綜合前二加上生死解脫之第三種；大乘又可綜合前三而加上第四法界圓明。不過中國向來所重，大概為偏重於此中第二及第三，即淺近的求後世增勝，高尚的求生死解脫。向來佛法緣此以為目的，則更於修道之方便法門，綜合之而有如淨土宗密宗等，此為向來流傳之佛法也。